

天道

泸县天兴镇天兴初级中学校

历史校本教材



天兴中学历史组 郑强

泸县天兴中学历史校本课程教材

目 录

第1课	我们的家乡龙贯山	2
第2课	泸县龙文化	9
第3课	宋代石刻惊天下.....	12
第4课	龙贯山剿匪记	14

第 1 课 我们的家乡龙贯山

龙贯山，本名螺贯山。位于富泸二县之间。至于为何称龙贯山，说来还有一段动人的插曲呢？

1402 年，皇宫中火光冲天，建文帝朱允炆见此情景吓得胆颤心惊。不多久，明成祖朱棣带着喜悦的心情来查验其侄的遗骸时，不禁大惊失色：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一时，建文帝的死因遂成了千古之迷。有的史书记载：早已被烈火化作灰烬，只眼浊的朱棣没有发现而已；有的传记又说其大难不死被一神秘之人指点通过秘道逃出了火海——做了化缘的和尚。相比这下，后一种说法颇有传奇色彩，流传甚广，以至于中国的名山大川都留下了他的足迹、甚至墨宝——诗词歌赋。就连富泸境内名不转经转的螺贯山也沾染了建文帝的光彩....话说这一天，阳光明媚，万里无云。建文帝吃罢了斋饭，独自一人来到山顶。只见群山环抱，层峦叠嶂，独此峰兀立，真可谓一览众山小。一阵微风拂来，吹开了建文帝的袈纱也吹开了他久未开启的心扉。想着自己曾经贵为天子，如今真成了“孤家寡人”了，甚至成了颠沛流离东躲西藏的朝庭钦犯。真想联络重臣良将，重操金戈，卷土重来。想到这里心情激动竟喃喃自语起来：“眼下这一座座傲然屹立的山峰，像不像一个个等候诏宣的臣子？”说着说着，不禁用手点数起来，无奈数来数去只有九十九座山峰。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您建文帝脑壳儿再聪明，行动再诡秘，也有疏忽大意的时候。这不，螺贯山附近的村民，不但知晓了您的行踪，还识破了您的身份。只是有点遗憾，为什么要不辞而别呢？是怕抓住后送到衙门邀功请赏？你可是我们心

目中数一数二的有道明君啊！以至于没能睹见您的尊容；没能在您面前三跪九叩。纵然如此，您给螺贯山带来的福份我们享受到了——为了螺贯山的私心私利前途命运，也为了尊重进而顶礼膜拜您，村民及庙内的沙弥们决定在“螺贯山”上大作文章摒弃俗不可耐的“螺”字，取而代之的是“龙”字，希望借助真龙天子的庇护，“龙贯山”能美名远扬，万人瞩目。这“龙贯山”的来历还颇有传奇色彩、历史韵味了！不光如此呢！这龙贯山虽说其貌不扬，海拔嘛！是珠穆朗玛峰的零头米(480)。可在周边城镇乡民的心目中却是一座宝山，有“小台湾”之美誉。“小台湾”？你没听错吧！千真万确。关于这“小台湾”的说法，想来是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那场激烈悲壮的缴匪运动有关。龙贯山匪患猖獗，其历史可追溯到民国时期。究其形成原因，是连年的战乱、军阀割据使田地荒芜，民不聊生。一部分农民迫于生存的压力，不得不揭竿而起，占山为王从而干起了烧杀抢掠的行当。所幸的是这些匪寇还有几分良知，掠夺的目标主要是地主富户殷实人家，很少波及平民百姓。王老胎就是代表。据史料记载：民国三年，富顺人王伦(外号老胎)纠集国民党的逃兵败将及当地游手好闲的农民共一千余人，来到龙贯山决定占山为王、落草为寇。这王老胎，可不简单，一心想干大事做得轰轰烈烈，一心想出名过得有滋有味。只是这老胎选择的却是臭名昭著的出名方式。这帮人无恶不做，手段也及其惨忍。令人咬牙切齿的是还颇懂谋略。常常化装成军人的模样深入村落宅院，美其名曰是体察民情嘘寒问暖，实际上是背地暗中踩点，看是否是殷实人家。一旦目标确定后就开始杀烧抢掠，更狠的是不管你是富人还是穷人先绑了

人质再说，然后对其家人威逼交纳不菲的赎银，不然的话就撕票。这一招真够厉害，对穷人来说，只能对外筹借：借亲借友，甚至借高利贷；对富人来说，虽说心里十个不情愿，但嘴里却不能说半个不字。俗话说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这一年（1918年），激起了众多受害者的公愤，也是王老胎等人的末日。民国七年（1918年），富顺泸县隆昌三地联防成立了“泸富隆剿匪指挥部”而司令员呢就是泸县青龙乡游方寨的潘与山。这潘与山从各村寨精选了两千余名寨丁，经过操练全副武装后，就浩浩荡荡地向龙贯山进发了。兵来将挡，一方要捶死挣扎，一方又要斩尽杀绝，两者一碰，自然产生火花，只是这火花太激烈：经过三天三夜的浴血奋战，王老胎见“士兵”伤亡惨重，最关键的是快弹尽粮绝了。这老胎见大势已去，眼望苍天，连连感叹：“也罢！也罢！”情至动容处竟挤出两滴“伤心的泪”来。哭有何用？没要到你的老命没叫你投胎转世已是不幸中的万幸了。于是王老胎带着残匪，抄小道，沿近路往大坳场、宝庆乡方向逃窜而去……

胜者为王，败为寇。江山是我打下来的，是我的地盘，我爱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这潘与山也不例外，除了打扫战场搜寻“战利品”外，再有就是两个“凡是”——凡是我不喜欢的，凡是不顺我眼的就得焚毁。烧毁匪巢本无厚非，只是那些古色古香的古寺古庙古道观(如永兴寺)又招你惹你了。以至于现在的龙贯山山顶上除了浓密的杂草就是稀疏的竹林了。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火烧龙贯山”事件。幸好，那些又大又长又深的山洞还存活于今。后来相中此山做匪寇的还有陈大眉毛、马大棒、潘厚坤、蓝大脚板等大大小小的匪帮。另一部分是1949以

后，国民党的残余势力，见大势已去，多数将领兵士不得不缴械投降，做了共军的俘虏。但仍有一小撮顽固派，也爱上了龙贯山借助龙贯山的“华山之险”，誓与蒋家王朝共存亡。国民党七十二军郭如瑰下属的某团就是代表。这帮人原来是拥共的，但后来又出而反而叛共，还成立所谓的“反共救国军”。这帮人虽军人出身，但所作所为与土匪没有两样。为了达到长期与解放军抗衡的目的，这帮人俨然把龙贯山当成了“根据地”。把前人雕琢的山洞加大加深加长。这些山洞不简单啊！高约三米，宽数米，至于长嘛！蜿蜒曲折有数公里长。这些山洞，数目众多，更绝的是大洞套小洞，洞洞相连，其错综复杂的程度，不亚于迷宫。匪徒们据此死守，在洞中设下伏兵，很多经过大风大浪的士兵将领没想到一生就在这山旮旯冬暖夏凉的山洞里栽倒了。从我懂事开始记忆起，二十多年来，没有人知道这里的山洞究竟有多少？也没有人清楚这里的山洞究竟有多长？通向哪里？没有人亲自走完过，怕的是探险虽小，要是丢了身家性命才是大事。据说这龙贯山的山洞与数公里之外的飞蛾山的山洞是“一家人”，是洞洞相连的。这帮匪徒竟“聪明”起来——台湾是你老蒋的天下，而龙贯山呢？是我们的地盘，不，是我们的“台湾”，只不过前面要多加一个“小字”。时光荏苒，历史沧桑。这“小台湾”的名字已渐渐被青年人遗忘，只长存在年近古稀的老人心里。掐指算来，从民国三年到解放初期，盘踞在龙贯山的土匪，其历史有近四十年之久。

当新中国成立、国民党垮台的消息通过广播传到龙贯山的时候，翻身作了主人的村民们自是满心欢喜。而那帮无恶不做的匪徒呢，此

时作何打算？是识务弃暗投明不再做人民的敌人呢？还是孤注一掷负隅顽抗来个鱼死网破？可悲的是这帮亡命之徒愚蠢之极竟然选择了后者。山雨欲来风满楼，圣君登临之山岂容这帮匪寇之徒蹂躏践踏？



一九五零年九月西南军区派出一支军队由李殿增挂帅，开赴龙贯山。这李殿增可是身经百战经过大风大浪的人物。初次查看龙贯山，不免有些轻敌：不就是不毛之地上的一颗小弹丸吗？

可双方一交手才知道对方也不是吃素的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才拿下龙贯山，也算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几百名鲜活的解放军战士没有走出龙贯山这深邃诡异的山洞。所幸，今天在富顺西子湖畔五府山上的纪念碑上，我们能找到这些英烈的名字，拜读之后，更令人肃然起敬。

时光匆匆，五十多年的岁月飘然而过。和平发展的时代，取代了硝烟弥漫的年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各行各业各条战线追求的目标，一切向前看的思想，开阔了人们的眼界，甚至是指引人们发家致富的方向。只是这个“一切向前看的”的思想，在某些人的眼里已经变了质，变成了实在的能触手可



及令人想入非非怦然心动的东西，即所谓“一切向钱看”。泸县天兴乡的部分村民就是代表。这帮只顾眼前利益的村民，根本就不管后人的评叛与感受。把偌大的山洞人为的摧跨后，再把沙块粉碎、筛选、淘洗，最后晒干制得成品，然后运往建筑公司、制碗厂等企业就可以变回大把大把红彤彤的人民币啦！之所以要淘洗，不仅是去除杂质，最关键的是能收获“金子”——那种亮闪闪夺人眼目的所谓“沙金”。能有这种举动，想来这帮人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了。而提供方呢？除了当地的父母官外，别无他人。于是，这帮人拿着锄头、铁锹、钢钎干得热火朝天、喜滋滋的，甚至还借助现代化的破坏工具——雷管炸药。只是这雷管炸药可不是闹着玩的，稍不注意就要咬人：咬手咬腿咬脚甚至还要咬脑袋。记得 1996 年我中学毕业后，到龙贯山游玩，亲眼见一老者的双手被炸飞，其惨状其血淋淋的场面真令人惋惜进而深深感叹：是老者的命运不好呢？还是大自然对破坏者的警告惩罚？想来我



只是一介草民，与己不相干的大事小事本不该去操心过问，再说山腰以上的地盘是泸县的，当地政府为了经济

利益想怎么发掘，是人家的事，拿周杰伦的话就是：“我的地盘我作主！”

如今山洞一天天的减少，到二十一世纪初，这些曾经成为土匪巢穴、“战利品”存放地的山洞，几乎全被摧跨荡平，只留下若干个又大



又深的露天沙坑，要是碰上雨天，里面积满了水，成了湖泊，此时，弄来一艘小船，一男一女牵手上场在上面荡桨嬉戏，也不失为一种浪漫。沙洞虽不复存在了，可当地村民的

腰包却胀鼓了，你看，公路两边一排排装饰一新，傲然屹立的楼房就是见证；山洞虽不复存在了，可龙贯山的命运一直被广泛关注。前几年就有人吵作说要开发龙贯山，只是久久不见行动，看来这条信息也是空穴来风。巧得很，最近笔者“百度”有关龙贯山的资料时，“快照”出一段网页，着实令我兴奋激动：是富顺县政府和县招商局在四川投资网上发布的。其内容是说：计划在龙贯山附近征地两千亩，发展现代示范农业观光区（主要以藤梨果园为主）和龙贯山纯森林公园。其设想是用两年的时间投资一千万，将若干个采沙留下来的坑人工雕琢成沙洞湖后再发展水上项目。再有修复一些有游览价值的景点资源，比如说 24 个犀牛脚印、古寺古庙、神秘地古水井等等！

从建文帝登临龙贯山的日子到今天二十一世第八个年头，一路写来，没想到关于龙贯山的故事传说这么多。只是万千乡民们看到这些“堆砌的”诸多文字，有何感想？是否被感染有了冲动的想法——想来此地走上一遭。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带上你的行李给我走吧，去一睹龙贯山的“庐山真面目”！

第 2 课 泸县龙文化

龙是中国人的独特文化创造、观念创造和符号创造，是人类想象出来的吉祥物。2006 年，泸县正式将县城命名为“龙城”。如今，“龙城”也成为泸县的别称。泸县是怎么和龙联系起来的呢？“龙城”命名在于泸县坚实丰厚的龙文化基础。泸县有丰富的龙文化物质基础，其中尤以龙脑桥为代表的龙桥群最为出名。



至今已有 600 多年历史的龙脑桥，其雄姿已载入中国古桥画册，闻名中外。1996 年 11 月，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桥



在中国古桥建筑中工程浩大，雕刻十分精美，造型生动别致。龙眼、耳、鼻、眉韵态十足，鳞翅流云栩栩如生，继承和发扬了秦

汉、唐宋的石刻传统，是中国古代梁板桥的第一桥。2013 年，泸县龙桥群共 46 座成功申报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泸县，另有分宋代石刻惊天下

泸县地处四川南部，是一座充满了古代文明、历史悠久的文化城，有

着丰富的文化遗产，其中制作精美、雕刻技术娴熟、构思高妙、随物赋形、造型别致、生动逼真的石刻艺术，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



泸县的各类馆藏文物总数达14135件。其中珍贵文物达500余件，包括一级文物100多件，二级文物100多件，三级文物200多件。泸县馆藏文物主要包括石刻、青铜器、书画、瓷器等。其中，尤其是宋墓石刻数量众多，内容丰富，雕刻精美，技艺精湛。国家、省、市领导，有关专家、学者高度关注。泸县宋代石刻是2002年全国重要考古发现，2002年9至10月，泸县宋墓考古发掘，发现了大批宋代精美石刻。考古工作者惊叹：泸县宋代石刻，简直就是一座沉睡千年的南宋地下城！《四川日报》《中国文物报》《香港文汇报》等等媒体对此争相报道，轰动海内外。2006年5月，国务院公布泸县宋墓石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泸县宋墓是一幅南宋社会历史画卷。石刻对研究南宋时期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以及丧葬习俗等多方面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泸县宋墓石刻是中国南宋建筑和艺术方面的宝贵素材。其石刻艺术是四川地区石刻艺术的历史传承，石刻艺术水平之高，是同代同类建筑的上乘之作！

泸县宋墓石刻，填补了中国美术史宋代墓刻史的空白。其雕刻艺术之精湛，涉猎范围之广阔，赏美价值之高雅，这在全国艺术史上

是独树一帜的，它与大足、安岳、乐山石刻互为伯仲，相映生辉，构成了中国古代石刻的辉煌。

专家认为：要研究宋代经济文化艺术，“北宋看开封”“南宋看杭州”“宋代民间看泸县”。泸县宋代石刻比较全面地展现了南宋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社会生活多方面，称之为是石刻的“清明上河图”。

原因有：宋代石刻数量多；石刻图案内容多；石刻展示的内容多 泸县宋代石刻数量众多，雕刻精美。四川泸县宋代石刻博物馆全国独特，拟于 2017 年开放，欢迎泸县百万人民，各界人士前来参观！

行，并一直绵延不断。至唐宋时期民间开始流行耍“草把龙”，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后来兴起了水车龙、火龙、板凳龙、布衣龙等多种形式的龙灯。其中尤数雨坛彩龙更具有完整的表演套路和情节，深受广大群众喜爱。2006 年，泸县雨坛彩龙进入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使该项非遗得到更好地传承，方洞镇决定在学校开设舞龙特色课程。

罗德书是雨坛彩龙第五代传人，受邀给雨坛中学舞龙兴趣班的同学们上课。对于学校开设舞龙兴趣班，罗德书说，“传授这些孩子舞龙，累是累了点，但为了龙文化的传承，民间文化的普及，值！”2013 年，泸县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龙舞之乡”。龙脑桥、龙桥群、宋墓龙雕刻、雨坛彩龙等“国宝”，辅之泸县纵横交错的龙山龙水龙地名、龙灯龙舞龙品牌，龙的形象在该县县城内外，在人民心中印象深刻、源远流长。

第3课 宋代石刻惊天下

泸县地处四川南部，是一座充满了古代文明、历史悠久的文化城，有着丰富的文化遗产，其中制作精美、雕刻技术娴熟、构思高妙、随物赋形、造型别致、生动逼真的石刻艺术，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

泸县的各类馆藏文物总数达 14135 件。其中珍贵文物达 500 余件，包括一级文物 100 多件，二级文物 100 多件，三级文物 200 多件。泸县馆藏文物主要包括石刻、青铜器、



南宋高浮雕彩绘花鸟石刻

书画、瓷器等。其中，尤其是宋墓石刻数量众多，内容丰富，雕刻精美，技艺精湛。



南宋高浮雕侍女石刻

泸县宋代石刻是 2002 年全国重要考古发现，2002 年 9 至 10 月，泸县宋墓考古发掘，发现了大批宋代精美石刻。考古工作者惊叹：泸县宋代石刻，简直就是一座沉睡千年的南宋地下城！《四川日报》《中国文物报》《香港文汇报》等等媒体对此争相报道，轰动海内外。2006 年 5 月，国务院公布泸县宋墓石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明浮雕牌楼式石刻

泸县宋墓是一幅南宋社会历史画卷。石刻对研究南宋时期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以及丧葬习俗



泸县宋墓石刻

等多方面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泸县宋墓石刻是中国南宋建筑和艺术方面的宝贵素材。其石刻艺术是四川地区石刻艺术的历史传承，石刻艺术水平之高，是同代同类建筑的上乘之作！

泸县宋墓石刻，填补了中国美术史宋代墓刻史的空白。其雕刻艺术之精湛，涉猎范围之广阔，赏美价值之高雅，这在全国艺术史上是独树一帜的，它与大足、安岳、乐山石刻互为伯仲，相映生辉，构成了中国古代石刻的辉煌。

专家认为：要研究宋代经济文化艺术，“北宋看开封”“南宋看杭州”“宋代民间看泸县”。泸县宋代石刻比较全面地展现了南宋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社会生活多方面，称之为是石刻的“清明上河图”。原因有：宋代石刻数量多；石刻图案内容多；石刻展示的内容多。泸县宋代石刻数量众多，雕刻精美。四川泸县宋代石刻博物馆全国独特，拟于 2017 年开放，欢迎泸县百万人民，各界人士前来参观！

第 4 课 龙贯山剿匪记

1949 年 12 月 11 日，国民党第 22 兵团司令兼 72 军军长郭汝瑰率 2 万余人在宜宾起义。1950 年 1 月 30 日，72 军移驻富顺县，军部驻守在富顺文庙，233 师 697 团驻守在代寺乡。原国民政府代寺乡乡长、青年党分子曾思诚拉拢个别营、连级干部，伺机发动反革命武装暴乱。

1950 年 2 月，川南地区的国民党残余顽固分子趁人民政权刚刚建立、各项工作尚未理顺之机，纠集土匪、兵痞、反动帮会等在各地发动暴乱。在富顺县，“反共救国军”13 师师长罗熙以兜山镇兜子山为据点，在全县 53 个乡镇中的 48 个乡镇拼凑 200 股、1 万余土匪，袭击杀害征粮工作队员和农民积极分子，攻打乡镇人民政府、区公所，抢劫财产。1950 年 3 月 5 日，川南军区成立剿匪指挥所，派第 48 师包围兜子山地区，经过激烈战斗，全歼罗熙等匪徒 1000 余人。3 月中旬，川南军区派 1000 余名将士组成军事代表团进驻七十二军，对这支部队进行整顿、改组，其中 50 多人下到 697 团。3 月 26 日晚 10 时许，曾思诚及 1 营营长孙金生发动暴乱，暴乱分子杀害军事代表 27 人，后逃至富顺县与隆昌县交界的龙贯山（又名罗观山）。3 月 28 日，叛军改称反共救国军川南独立第一团，孙金生任团长，曾思诚任政治主任。3 月 29 日，川南军区调 48 师至龙贯山，歼灭大部分叛军。少部分叛军逃窜，先后被追缉、拦截、枪杀、抓捕。

川南地区的土匪一度数量没有减少，还有所增加。3 月中旬，百人以上的匪徒 800 余股、5 万余众。到 4 月初，匪徒达 20 余万，

他们袭击各乡镇人民政府，残杀政府工作人员和积极协助新政府工作的人民群众。

3月28日，川南军区派出1000多人的剿匪征粮武工队到富顺县，与驻守当地的人民解放军第10军143团联合对土匪进行全面清剿。

鏖战万家坳

万家坳乡也叫万坳乡，1940年首次与龙硐乡合并为龙万乡，乡政府驻地万家坳场。之后，龙硐、万坳数次分合，直至2001年合并为龙万乡后再也没分开了。

1950年3月28日，川南军区下达1号作战命令，由副司令员范朝利率领1000多人组成的剿匪征粮武工队从泸州开赴富顺县。3月30日黄昏时分，部队抵达富顺县城。当晚，范朝利在沱江边修园（后为富顺县人民法院驻地）召开军事会议，研究部署战斗任务，决定组建几个大队，每个大队都有警卫排、通信侦察班、小炮班、宣传组，其中一个大队由军训科长齐健民任大队长、通讯科长任志习任政委，负责开赴童寺区万家坳乡剿匪征粮。

齐健民、任志习领导的大队有60人是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的学员，他们将约300人的队伍分为4个区队。3月31日，这支武工队一早出发，渡过沱江后直奔万家坳乡。战士们沿着此起彼伏的山丘上的一条青石板羊肠小道急行，他们持枪警惕，随时环视四周防备土匪发动突然袭击，无暇欣赏两旁金灿灿的油菜花和绿油油的麦浪。

午后1时许，部队抵达万家坳场。万家坳场四周均是崇山峻岭，

凹地中心的乡场仅有一条街。齐健民、任志习都有丰富的作战经验，他们观察地形后构筑工事、布置兵力，紧急备战。首先抢占万家坳制高点——西侧 200 米山坡上的中和寺寨。此寨原为旧乡公所驻地，易守难攻，高大厚实的寨墙上有许多军事垛口，可俯瞰万家坳乡场全景。场上、中和寺寨各驻两个区队，形成高低互相呼应的两个火力点。兵力部署到位后，立即加强警戒和侦察巡逻，观察匪态和民情。齐健民、任志习分析、研究出几套匪情突发后的战斗方案。

午后 2 时许，战士们刚端上碗吃饭，突闻四周枪声大作，杀喊声由远而近。战士们丢下碗筷跃入工事备战待命。大队直属通讯侦察班到高地指挥所，持望远镜将四周匪情尽收眼底，见乡场周边满山遍野黑压压的人群，上千名土匪携带枪支、大刀、长矛，胁迫空手或持棒、绳的民众摇旗呐喊，大造声势。

土匪指挥所设在万家坳场西北方向 500 米远处的山岗上。侦察班战士通过望远镜，看见匪首们指手画脚运兵布阵，获悉他们妄图包围万家坳场威吓武工队缴枪投降。

土匪逼至乡场 200 米处时向武工队射击，不知武工队实力，不敢贸然进场。齐健民、任志习商议决定，任志习带几名通信侦察员，急回中和寺寨制高点观察监视战情，并从高处以重火力支援，配合齐健民率部队反攻土匪。

任志习离开后，齐健民马上调整战斗部署，紧缩易被土匪攻击的前沿阵地，加固防御牵制匪徒，集中优势兵力寻机反攻。土匪枪械差、枪法不准，前沿士兵回撤时没有伤亡，随后与土匪对峙并僵持着。

下午4时许，通信员向齐健民报告，范朝利副司令员已知匪情，询问是否需要援兵。齐健民考虑山路崎岖，援军一时难到，坚信这支约300人的队伍能打败土匪，决心孤军恶战。然后，叫通信员回请任志习转告首长，武工队有信心和实力战胜围攻的群匪。

齐健民安排好集中兵力突击和掩护，发出红黄攻击信号。擒贼先擒王，武工队以匪徒指挥所为反攻目标。一时间枪声大作，武工队的十余挺轻机枪欢叫着，一梭梭子弹射向匪徒指挥所，硝烟弥漫，天地间突然变得昏暗。齐健民命令号手吹响冲锋号，战士们跃出战壕，手持寒光闪闪的钢枪杀向土匪。土匪都是当地好逸恶劳之徒，哪见过这等阵仗，吓得四处逃散，被胁迫来的群众也赶紧逃之夭夭。齐健民率队冲上土匪指挥所，匪尸血流遍地，枪弹随处丢弃，一遍狼藉，受伤匪徒鬼哭狼嚎，缴枪磕头求饶。齐健民鸣号收兵，队员们迅速聚结，发现约200人的突击队仅有一名战士负伤。战士们多数是首次参战的新兵，汇聚到中和寺寨欢呼雀跃，紧紧拥抱庆贺胜利。

缉匪护征粮

4月1日，武工队与当地新政权在万家坳场贴出安民告示，宣传共产党为民除害及建立新政权的目的、剿匪征粮任务和对缴枪自悔土匪的政策，命令原乡长、保长、甲长不得毁藏所有账目和档案，必须上缴乡人民政府。

当天下午，武工队将各保长、甲长集中在一起开会，要求贯彻落实党的征粮政策——地主多征、富农少征、穷人几乎不征。

万家坳反围之战后，溃逃的土匪不敢公开暴乱，由明转暗为多个小股，

潜入乡村串连旧势力顽抗，破坏征粮工作。民众不知新政权是否长久，怕土匪报复不敢举报，地主藏匿或偷卖粮食，春粮又尚成熟，导致万家坳乡征粮进度极慢。齐健民、任志习果断决定先灭匪后征粮，确定以军事为主、政治为辅的双管齐下策略，消灭瓦解土匪、发动群众、建立自卫队。

武工队对藏匿的窜匪用守株待兔的夜擒战法，白天大队拟定擒匪方案，休整待命；晚上，各小队风雨无阻分片包围有土匪藏匿地点及保长住处，并在交通要道设伏。连夜将抓获的匪徒押到在原乡公所审讯，摸清他们供出的匪首和反动势力重要人的住处和行迹规律，使武工队目明耳灵。

各区队以小分队兵力深入广大乡村积极出击，日夜围歼穷追猛打股匪，以枪声为令各队互相支援迅速包围、分割、奔袭、奇袭、分进合击，拉网捕鱼式的战术，不给匪徒任何逃窜和喘息机会。

武工队还展开政治斗争攻势。在保长大会上，突然押入携枪土匪使自称无匪情的保长们哑口无言，跪地求饶。齐健民、任志习借机严重警告保长们，须报匪情，不得通匪和破坏征粮，进一步阐明武工队剿匪征粮的方针、政策、任务和决心。然后放他们回家立功赎罪。后来，枪毙了顽固到底，继续通匪破坏剿匪征粮工作的原国民政府乡长张某。迫于形势，保长们不管是自愿还是无奈，都逐渐转向支持征粮工作。

齐健民、任志习召开群众大会，宣讲携枪自悔及带匪投诚人员的宽大政策，做匪属的工作，并通过保长劝降土匪，还创建了贫下中农自卫队。土匪纷纷前来缴枪自首，形势日渐趋好。

驰援周边地

经过 1 个多月的苦战，武工队在万家坳乡的剿匪征粮工作走上正轨，但童寺区其他乡形势严峻，匪患严重。齐健民、任志习商量决定分兵两路，任志习率孙超任队长的永胜区队，以及童寺区公所副区长及部份区署人员，继续留在万家坳乡深入开展征粮工作；齐健民率领队部及另外 3 个区队迅速东进。

齐健民率领部队抵达童寺区公所驻地童寺乡附近的宝庆乡大宝村安营扎寨，研究匪情后，派警卫排与一个区队奔赴化区公所驻地赵化乡，两支队伍与留守万家坳乡的队伍互为依靠，并有电话通达县城，汇报工作和指挥战斗非常方便。

经过 3 个月的围剿，武工队消灭或瓦解小股土匪，大股土匪被主力部队——驻守富顺县的第 10 军 143 团剿灭，社会趋于稳定，齐健民、任志习分散兵力配合各乡收割麦子、油菜籽、蚕豆，不到两个月就超额完成任务，然后转为护粮仓，护群众送粮入县库，同时组建了区武装和各村联防队。

在这 4 个多月激烈、复杂的剿匪征粮战斗中，武工队发动、依靠广大贫苦大众，共计歼灭土匪 1200 余人，审判后枪毙土匪 24 人，仅有一名战士牺牲、一名战士受伤，共计征收各类粮食 37 万多公斤，保证了当地新政权正常运转，为接着进行的土地改革打下了良好基础。

8 月 20 日，根据川南军区的命令，齐健民、任志习率领武工队凯旋泸州，归队。

